浮山文集前編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擬上求讀書見人疏

臣見艸莽之士。伏闕上書。甚數數也。大者徵顯秩。次者蒙采納最下亦見容。不抵於冤誠。我聖明能受諫矣。然臣不敢謂聖明能受諫也。今之上書。皆未敢有直言及左右者。況責難於君乎。上書之獘。莫甚於今日。臣在艸莽。復何致譏其獘。然竊見天子之聖。求賢之急。天下之大。卒未有一言得治天下之要。而冒死爲君直陳者也。夫古之犯顏致諫之士。言切君身。直指左右。自

分必然而聖主往往容之聽之誠以主聖則臣直故樂求直言以治天下天下所以不治者上下之情不通也求直言則上之情通矣敢直言則下之情通矣而其要在于讀書多見人讀書則知求言之當急矣多見讀書之人則知聽言之甚樂矣上下之情一通則宮中府中事爲一體壅蔽不生奸邪之計無所施矣夫聖主亦何樂於壅蔽以成其尊嚴如神哉其間有利於尊嚴者然後乃使上下間隔上下間隔乃奠倖夾歛之必用耳目用耳目以爲察察而彼乃得從中竊其權焉千萬金之家其僮僕左右即利其主人翁作使貴倨不輕接見賓客然後得敝之以爲乾沒或借勢以氣食人況君門遠於萬里者乎我皇上聰

明天縱法祖無斁古之盛典無生不行而卒未得一效求治而亂不止除弊而弊日生此何故與徙見羣下日以堯舜誦祝耳主誠堯舜矣而欲效唐虞之治不可得也時異事殊太古甚遠三代之事且不相及高皇帝嘗從容問宋學士濂而濂僅以漢高祖唐太宗爲對夫豈不欲誇張其主哉誠以治貴切實即起堯舜於今亦不樂有臣下之誇張也臣欲直言請從此始惟願陛下勿以漢唐宋爲卑而反復其利害則咨命闢門之治幾何而不庶幾爲前代亂國多出於勛貴戚后妃公主宰相宦官而本朝憂勤法度甚善六者之患已弭其四豈非熟察於漢唐宋之利害哉誠以漢唐宋之事日熟察之前鑑不遠其害安在

用宰相何以治。何以亂。用官何以治。何以亂。其間賢與不肖。孰多孰少。受諫之朝何以治。拒諫之朝何以亂。此甚較然。不待智者而決也。又况經聖人之省覽乎。故一讀書。則法古可以興利而除其弊。一讀書則賢者易以合。而奸人不得以欺隱。一讀書則天下之士風鼓舞。而爭求實學以濟時。一讀書則漸與士君子親。而天下之事得以上聞。至于日與士君子親。而天下之事得上聞。則堯舜治天下之要道不越此矣。如今者武英平臺之間。未嘗不召對終日。然召對諸大臣。或老病。或黔淺不學。而九重黃屋尊嚴不測。俯伏頓首。上視天威。已失其生乎。及一問而無以自對。則流汗已爾。又安能悉心畢議於前乎。則以國家

之制特尊而君臣之情不相浹也唐虞之堂都俞賡歌遂成隆古即三代以後如漢武帝時侍從執戟日親羣臣柏梁燕會至今爲美談唐太宗時五品以上皆更宿中書省數延見問豈非天下事非如此上下洽通不得上聞乎又見夫妃嬪宦寺誠不若士大夫相對之足樂也太祖成祖時時與諸臣議事宴侍不輟莫非可傳可法者臣請得從今以往自乾清宮外乘輿衛從皆用士人使時有所諷諭葢小臣懷忠可以犯顏若大臣則自有其體耳其大者無過於經筵近習先期上講章有所忌諱則皆擲之翼日御前尋章一誦而已豈所稱日講意耶日者天禧聖心慨然一問而懷忠諸臣亦得以必悉時弊并明效與奏牘

之煩能不厭而忽之何如親面詰陳也庸詎無開自副封者乎果其大臣日被晉接而小臣亦得親侍從上下洽通知無不言人材長短可以習而知之天下之故可以商榷而講求之取鑑前代則有資治綱目遵奉本朝則祖訓在前而丘濬衍義補可謂詳備欲更何政欲與何與卽與諸臣講其源委而後行焉豈必藉刑餘爲顧問考典故哉獨太息者今之大臣本不讀書一柄國政則高峻其門不復見客又安望其開導聖心以讀書見人耶朝廷奏疏半如爭訟半爲文移以不讀書故也故艸野亾俚之無猶擯斥不遂之腐儒皆得上書而亂日昃之聽又安在不令九重輕薄士大夫乎此臣所以願陛下讀書而天下之臣

子不敢不讀書也臣子莫不讀書而陛下日見之亦甚樂也多讀書多見人而上下之情不通者未之有矣皇上如欲效堯舜之治則請聽臣之直言始臣乃敢言治兵理財之事以備采擇焉

史漢釋詁序

爾雅一卷曰釋詁詁古也訓古今異言也自始作籀迄於今數變易不一其言頗譌秦斯作蒼頡六章高作爰歷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楊雄作訓纂班固續之爲百有三篇字無複許愼作說文十五篇皆以明六書詁其義也漢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不正輒舉劾之章句雖小學然不能章句達於古訓而號能屬文文乎吾嘗謂文下十三經而史漢爲可觀下此不遠矣龍門扶風父子纘業觀盛見衰撥異傳齊百家善序事理上下洽通固不具論獨即其章句慮皆

爾雅、近古、洽聞者既或聞耳。不可勝用也。今所謂學自治二經外、不遑它矣。能誦歐蘇家數文、便謂成一家言、謂書如是。足也、何爲其九千字與、其推體特者、謂其涉獵諸子。襲取逸記。及它小籍也。西京之言。或罔聞知。六然屬辭成章。欲其近爾雅遠鄙倍乎。安怪其美齊東野人之語也、前見有身爲天子大臣、不能對三物六德者矣、使如往業受禮、綦近說字未央庭中。能無恐邪。余故惛惛、雖耆其耆讀書、然不能強記、嘗以爲古文簡多通。今益附會。其義逾丈。人苦不洽聞。其用之數以紕繆。宜也。余因彙史漢章句而編之曰史漢釋詁。其義近古者釋之、索隱諸家。亦多雜厝不嘗。則以意定其非是、即不鉤摭毛舉。庶猜大意

矣。嗚呼。是賢於博奕耳。鄙事。焉敢自類爾雅釋詁哉。或當識者

爲尚書史云崇禎戊辰冬方以智書于澤社。

五言古詩序

五言古詩言者考三百篇無不爾或承祚啓我後人俾爾熾而昌誰然我念之以為類然什中十一章未嘗備也備之自漢始四言以降作者言其志所之考比興之遺意發人深思咏嘆之不足大都善五言古者近是滄溟以為唐無之誠然哉唐以律盛用錄士然予嘗以為其律七言遜其五言其古七言為最盛其絕句為殊尤獨即其可觀者天寶以後不必盡擯也六朝於諸體雖漸以興然一時稱能詩者率以五言然屬辭比類務崇浮華其調已盡故難為咏嘆耳論者未嘗不嗟比興之失也建安中吾亦謂惟曹氏父子猶可稱善嗣宗詠懷思深哉學元亮

者不免自放矣謝陸諸人惟麗是工即追琢盡金玉乎吾謂甚無謂也明遠文通皆得才士風然佳者爲唐人戶牖矣河梁十九首不亦希聲也與夫古五言原於三百篇籍于楚騷其指故遠其興微其言爾雅壯士之悲讒人之憂感至矣好色怨誹毋亦有遺意乎以後之人采藻奇辛錯之成章文而不情其卑者則又以市井之言爲美耳然苟有能優孟其辭者起能不稱乎余間爲之編之敘其自出集諸古歌行樂府若章五言備者彙爲一帙以當好古者之琢奠不足焉

清芬閣集跋

習仲姑母適姚公前甫氏再期不天乃請大鐃守清芬閣中。此清芬閣之所以有集也姑少好詩書善白纈古先生不事諸娣憤笑有丈夫志常自恨不爲男子得樹事業于世又不幸罹此窮苦嚐心居矜又安敢以女子箸書名哉自丙午歲與余母朝夕織絍以下俱共事殷勤之餘聊或倡咏伯姑閒歸而和之閨門之中雍雍也爾習未來髮蒙蒙不知所奉暨稍長離經小學克共侍飯而吾母即世嬛嬛鐘由莫適與歸問我諸姑仲氏任之荅撫余若子者八歷年所無間色矣嘗曰吾不幸不獲從地下。長累父母父母故罔極吾姊妹皆安樂備福月朔歸寠。屢辱

顧問我何言哉宜人知吾心亦復晉逝嗟夫家事大小一莫敢
問禮曰內言不踰閫詩曰無非無儀況吾婦乎自感宜人意諸
子女飲食嘗治衣裳嘗澣俱身先操作間命婢必慰諭遣之其
淑慎如此於乎自智不得逮事吾母以不得不子於姑敢不母
事吾姑以不敢效其親乎其所皆逝母從帝下紀諸箴至今以
帙積錄存之偶輯吾母數佩居遺稿示余曰卯無若弗與言也
已所與言惟淑人淑人又傷無子女子慷慨而有所發憤獨非
然耶然所所為輒棄存者十半以為女子不以才貴故其刪宮閫
詩也斷斷乎必以邪正別之嗟乎女子能著書若吾姑者豈
非大丈夫哉今年伯姑自任中選其生平篇什以書屬余壽諸

永以不朽。余亦因以盡所遺書記言之意庶其妥而崇禎巳巳

冬以智書

曾子序

仲尼以子輿爲能通孝道授之業作孝經然在身通中參獨曾夫參之不可及者曾也萬里之感遊越而泣泛於知見行不必盡已非端木以下所能已余友周農父篤行君子也然其人博學好古善著文辭又兼言與卜焉顧自以爲間嘗考禮記家語論語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及它逸記子輿之語凡而次之極詳備爲之注以示將來其志何居農父家貧少喪父母寡兄弟長而好學不苟爲世俗浮夸立身以爲事每誦孝經未嘗不泣也嘗以爲世之傑出處賑賑皆翹明以知自將事輕俠通王侯索其能何所不可以逞乎幸富且貴郭若德於其親事親之道畢

矣。夙夜之養，居廬之節，斯固鄙之不足數也。嗟乎。即立名稱，卓犖方內，爲豪傑之士，其本焉可問哉。豈仲尼之徒之所與與。無他，不安於曾耳。農父之自以爲魯，不敢忘其親也，不敢忘其親，故志在曾子也。謂曾子耆老八而猶有忘其親者乎。

廬墓考序

古者喪居倚廬、不塗、既虞、翦屏、柱楣、塗不於顯、練居堊室無餘之室、宮之禮之、制皆中門外北面東牆下。白虎通以為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即墓而不反焉、孝子之情、無所於已也、戰兢夙夜。未始有方、然固所自盡、喪其著者、自較近夌遲。士大夫未習燕樂旅行、不及踰月、蒲葦緝絞。十有九稱、徒具文、而古由辟踊非喪事不言。誰思維則猥云適厺願也。中乏叔譽毀容之寔、瘠高登木託音之度。夫竹林曠佚、談老莊。步兵嘔血數升、臨訣骨立。巨源以六十負土成墳手植松柏、夫安知夫其情耶、禮教衰矣、風世飭俗、卓行尚焉、漢晉以降、往往顯者滅性毀先

王之節號伏冢側哀終其身甘露赤芝連理烏兎之祥卒用數
見蓋亦至誠感云歲己巳智曾王母卽世時年八十有六大父
明年七十哀毀喪次不異孺子禮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
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曰雖然爲人子者焉敢安也既
而願于天焉乃爲孝舍於其側曰慕亭日哭臨焉謂智曰而曾
王父沒葬於蓮山北堂奉養不復朝夕歲自元旦往往嗣月繼之
往來日悲號奔走中心是悼茲不可以遂與三月卒哭弗敢過
也乃既祥猶未間傷故之以登中月而禫而永訣矣嗚呼養學
杖國之老終于廬墓方來吏資陽元郭亳州未能詹也因凡古
孝子行廬墓者次之巽以述吾祖德焉寡聞拗聞故多疎畧謹

能攟摭所知粤滇暨今以代祖叔芝頎更撰必悉它嶽務取諸資以俟補闕而已若徹孫允懷黽勉孝弟者亦所不隱也

廬墓考論贊

亮陰三祀，書嘉弗言。三代以前，居喪未嘗多著，聖門子騫子與，子游子夏之類，丁高柴樂正子春，綠冠垂咦，比御不入，益其彰者，錄春秋逮戰國，乘舟之思，新城之恭，尚不數數見。齊晏桓子卒，晏嬰縗苴杖菅，食粥，居倚廬，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為大夫，傳者為乎附之，記其鮮也，端木反築，亾亦亾於禮者之禮邪，抑秦惡孝德，然書後莫悉，邪霸陵遺詔，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夫三年不行久矣，自此詔後，始得引為漢制，又聞為薄太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必於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要制三十六日，而應邵辨其非是，據薄太后以孝

景二年崩。最當。建武政多趨簡。大臣不得告寧。至元初初。始詔行三年喪。服闋還職。陳忠所疏灵切矣。余讀漢書。累見察舉孝廉而究罕可稱述者。翟子威以織屨給資之母。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制。薛修送殁太官持服。而贛君相駁不和。其時可知也。恬侯自首。躬率羣倫。執喪甚悼。杖迺能起。雖蹣跚而實馴行。固譏之何哉。巨先庶幾獨行寡二矣。衆安民趙宣葬親不閉埏隧。行服二十餘年。仲舉以五子罪之。惡其驕也。若汝南安平陳畱臨淄濤藁致毀。出於天性。豈以爲名與。

爲楊雄與桓譚書　辛未澤社課

余嘗悲以雄之好古，遂無知者，徒慨千載下有子雲耳，當時獨桓譚以爲絕倫，想其對王邑嚴尤日，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嗟乎，書遂以祿位容貌重乎。

雄再拜君山足下，雄不佞偃蹇且老，自惟終世無知我者，顧足下不以爲謭劣而好之，遂以爲絕倫，僕何修而得此，時以足下好我，欲與足下一述生平，闕然未有報，請畧言之，輒自謂何其遇之窮，又未嘗不自笑其爲人也，雄少故嘗，家貧，世世業農桑，雄又不喜事事。顧獨耆書，簍殆不贍，斗酒彈琴，自歌而和之，頗

以爲此業，它人不如，長復佚蕩無儀，不好撿躪，以故無鄉里之譽。惟志存覽古今，明聖哲之指歸，求所自見，有所得，默而湛思之，亦不爲章句小儒，徼名當世。年四十自蜀來游京師，奏羽獵甘泉河東長楊諸賦，除給事黃門，得不乏資殆足矣。嗟乎，世之所爲尊寵者，詭世取容，彊聒以自通，諂服幕府，俛首戚里，下車趨門，傳呼寵甚，苟得所當，即爲人甯使以求簪裊何惜焉。是故鄉里樸遬，扶菑索能，皆縮印戟，論說不根之士，慧有口，皆得超遷。大者起徒步至宰相封侯，而徒荷私門，勝附阿邑，薦擢以顯者比比，爲卿大夫，享厚祿，不可勝數。然且鄙攻苦食淡者，何乃不肯錄錄爲也。斯吾固願受其鄙耳。所拳拳者，體天地之撰，明

聖人之中道。此必不容自已者也。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大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而其所自得者。在太玄法言。法言以時有問者。用法應之。易藏參天於兩地。而人無會通者。故特闡其參為。此太玄之所以作也。夫聲之耿者。不可聞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琴而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者也。嗚乎。當今之世。舍足下誰歸與。此固難為俗人陳解也。即懷材之士。范君劉君。亦嘗見禮。然子駿觀玄曰。空自苦。恐後人用

覆醬瓿也。貴知我者希，老聃之遺言，豈不亦信然乎。知之矣，誠毋足恠耳。好古樂道，古聖人之所尚，僕固有以自守，洎如也。又不自幸，幸得足下，僕欲復何恨。至於位卑屢空，不能取高官尊寵，此非僕之所恨也。僕老憊，世日涵濁，又何鬱鬱。獨念君山不寘。謹再拜。

梅朋三詩序

以予觀言詩家至今日未嘗不作而歎也詩其亾乎至宛見梅子朋三氏讀其詩詩不亾矣謂余其言余言難言也苟事操觚無論業一編即以服青緺行道中匾匾協平仄末耳何所於此即所以爲士圭者得一語相爲名高一時翹明又苦務贍博何如自爲其所爲夫爲之者固已如此其美矣言之何難苟言之誰然之哉詩以言志情動於中故形於言古之人與於學既深發其餘爲聲歌大率攄悱惻託於比興上下其觀無慮皆仰古俯今有所發憤伸指搤掔不觀其深烏能知之飲食宴樂之什艸木之易日居之序蓋其感也作者之志大矣豈爲若是已耶

乃學者學漸鶩靡靡字句間務爲婦人之容吾淺之爲丈夫也以今言之何况馳騁沈謝越齊梁泝晉魏至於漢亢衡蘇李枚叔間哉卽唐天寶前諸家已寂如絕響且曰不足道也然其能爲天寶以後者猶可言也古今殊風何所宋與元不得侔三百與尤而效之不但井里知之鄙倍而美以爲韶護耳夫激而謂律聲之諧初盛最古源於比興定則漢魏是由聆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悲乎朗三爲人魁岸與論天下事何其宏覽博物君子也發之聲歌其情深其指遠律體諸篇音鏗鏗出金石古詩雖建安諸子不遠也異者禹金先生倡東南偕陽北地歷下諸君子藉以益振朗三其善述祖德者乎至今誦先生集猶

能惟作者之志著述卒然即如古樂苑紀乘諸書其木鐸天下者卷卷如也朗三又振之天下其與與余故樸遫不敏不敢高言然辱與朗三言志其言同獨汲汲者好古下帷相勉耳年皆二十以上日月甚長後當自進且記于此

朱貞吉王孫絕命帖題辭

絕命帖。宗侯朱貞吉先生所書也。先生工時賦。多著作。旁及臨池。莫不盡善。時爭購其字千金。先生之以爲傳久矣於世矣。其孫仲韶又手持絕命帖。遊四方。豈惟欲以傳其書法耶。手澤存焉。焉敢忘乎。余觀其帖。先生易簀時。書以示子若孫者。夫人多通負材。豈無所以發憤於世。稍稍自矜。乃先生則皆溫溫仁孝言也。遺戒後人。古訓是式。蓋其厚與。天下之傳絕命帖者。又豈惟傳其書法邪。余從看生聞仲韶其人。又多通。如其王父。余雖未嘗見。然手持先人之手澤不敢忘。毋忝爾祖。其有焉。有孫如此。益以想見先生之風。

龍唐山題辭

余往遊台宕括蒼石門諸勝。自以爲天下名山之峭拔者。無如此方。今年來越州遇一唐昌僧手龍唐山圖志。余覽之。是固余祖居之處。率山南七枝之一也。率山卽大鄣山。水經所稱三天子都。而葉石林不知者也。自大鄣起龍鬚南七十里爲問政山。山南爲大明。自都亭度昱嶺起一峰。爲盤官齊安國師道場。唐宣宗潛隱處。南出秀峰銅坑。抵睦州山之東。爲竺嶺度龍池。北抵宣州。正東一峰爲無著楚南諸祖道場。東出天目山之中。爲星巖佛頂淸涼三大峰。是爲龍唐山。實掌和上愍其巔。而三祖像亦嘗發光入此。宋咸淳四年。度宗以母后乳癰。得明聽禪師

洪水還之立庵度宗大悅賜龍唐四十里營建梵刹五洣宸章眞此山之遇乎亦猶雁宕之至宋始顯也此山在萬峰之中大有十八面分有三十六曲巖洞怪石林立劍攢幽窟如宛蜓踞者如獅象千湫百泄潮注其間巨木菁深人跡罕至致其寺距昌化七十里余歸路當繇此入新安登三天子都分游諸勝地因先爲之題其概如此當造其峰乃可作記詎當如孫興公未至天台而以一賦塞責云爾乎許叔玄遨逸少書稱此方金堂玉室仙人芝艸若余能果此遊則證叔玄所稱必多多矣

將歸賦

秋八月兮多西風。余獨何爲兮江之東。澧弭節兮在渚。搴薜芷兮洲中。紛陸離兮余珮。錯寶璐兮垂長璲。被石蘭兮齊蕭艾。嗟衆芳兮何以異。超余車兮叢薄。縣余馬兮亭皋。往復來兮遲遲。顧邅廻兮勞勞。羌製衣兮芙蓉殘。念遊子兮天無寒。百爾所思兮在長夜。風雨至兮山之下。雨冥冥兮風脩脩。山無人兮木秋。所思兮不得見。遠遊兮難久留。望故鄉兮浮雲馳。君不歸兮歸何時。白露降兮沾人。歲將晏兮安所之。

瞻陰雨賦

瞻陰雨兮蕭蕭，西風發兮颼颼。林亂吠肸以天頹兮，涼膠盭而長泬寥。余紆軫以莣居兮，罔沕寘寘其何極。路幽拂以長鞠兮，獨堙鬱乎山之北。山中人兮鳴玉琴，璐錯石蘭兮珮參參。風雨膠兮不已，閴無人兮傷我心。望所思而畔援兮，采三秀而莫與，嗟芬茀之匿樝溥兮，齊莽莽於枉渚側。𥕢晰之鶡雞兮，晉山椒之渴且，砠石嵗瘣以㠊崿兮，振谿蹇産以漫滮。鬼目蘮蒘藋靡而不可承兮，毛茂商棘參差而不見天。虢貓獒貀騁於步櫚兮，郎且蚍蜉連蜷而蜿蜓，𤻞怵愁其焉敢眠兮。覽坱圠而虛自啙。欸斯世之難處兮，又奚之而可適。夜耿耿兮雞不鳴。睇東方兮

何時明、獨儲與兮不寐、長太息、兮入生。

蘇武子薊西雜詠序

余與豫章蘇武子。同客秣陵。酒後賦詩。已自誦其薊西雜詠。歎余九將而和之。遂相與為不能已。嗟乎。薊西雜詠。武子已已處都城作也。當是時■薄城下。兵撤重迹。公卿股弁。討不知所出士有相對泣耳。武子方色不變。談笑而賦詩。何壯也夫。豈無謂而若是者。其詩也蓋歎也。觀其所作。多指當時之事。然又不上書。明言其故。或者為兼畧。獨作詩以紀之。詞隱而風。是何所不可與。余反復至此。竊伏自悲。以為士讀書有意天下。豈不欲登明堂條對急故。乃困於艸莽。上察不得志。苟如古者布衣見天子。今無其法矣。無以則上書公卿執政間。以為媛易。徒見疏遠

退而賦詩庶幾免詬病焉士傳言安得明也等諸商旅於市又何以上聞乎憶圍城布衣亦嘗得見天子矣然才不勝任事以潰敗後之待徵者又諱衆取寵也從塞賢者之路耳嗟乎悲歌者自負其材必不能終委溝壑况天下多事耶東西告者數矣即罷邑豪夜呼而起城郭爲墟者數矣當此憂亂悲憤益甚士且不得歸鄉里守田園以咏歌晏如也雖欲不遠遊將安之乎武子爲人倜儻且異能好遊四方自言少生長長安嘗馳馬漁陽古北平觀險易習兵考錢穀之數遊長者析時事詳其利害隱然有指掌急國家之意以余聞其言實有所本酒後縱談猶之處圍城色不變也然其與世俗處絕未嘗朋言之知之者以

爲有懷也。不知者以爲能賦詩耳。余亦不欲居鄕里。雖愚劣。有意天下。好切指當時之事。而又言之。惟恐其明。讀武子蓟西雜咏。悲矣。誰悲我者。於是艸書其篇首。而武子亦爲余敘九將云。

陳百史詩序

今天下方工博士家言急爲世資耳它詩古文辭何必事事之者不乏然吾不能不慨雅道之喪也豈風不可復與何知者之寡耶余少魯然知好古不善流俗人之言以故雖欲遊方內未嘗爲人論說乃者何幸得百史與長言之也百史采獲羣言博綜來古所著述不可悉數詩則其一以喻志也邸舍相遇百史酒不過數行而好激難終亦歸於忘言余不揆以爲能知百史而先論次其詩詩渢渢乎皆雅南之音黃初大曆裒然進之然竊不欲以詩論百史百史爲人魁岸傑出多知自將古所稱倜儻英駿之士方之蔑如自槃辟得拜雖同細席傾心期毋無不

得至不斗，酒後起舞。往往述其所歷，俯仰當世，已爲泣下。古處凌遲，良可契契，宜其詩之鄭重而又淋漓也。以百史其才，遨遊燕齊閒，所與交皆天下賢士，顧獨與余言而好之。余曷敢不以古之人爲望哉，夫士上者能好立名稱。然於古今實無所當，僅僅挾浮說。一再不遇，又爲慨耶。退而不熟何，徒發憤於當時。咏歌消擕，無益。雖然，攻苦寡效，既無所指陳，以爲足多者，相見諷論，又不肯一承言，果其蘊蓄艾而不辨也耶。百史今出矣，天下多事，國家求得人，且莫應詔，其將以誰昔抵掌當世者，一觀其要難。務稱上意，百史勉旃。余雖無所事事，亦欲歸田園，紬書史，考成敗，或者猶足以奉大人之采擇。嗟乎，又非其時矣，猶是咏

歌無間為足遺耳。百史最沉寘于昌黎。其將自許奏郊廟。頌明堂以華國乎。然百史之詩。如下太行羊腸阪。驅之緩之。兼取其意。未嘗不切天下之急故。又未嘗不慕煙霞之曠覽。百史才裕力勤。其致福當相讓矣。誠恐忽然追起。安石撞車。煙霞既不能急故。又未勝任。余則早知安于廢人。相與嗚嗚而已。

小山詩十九首序

余來白下。偶同瀨上。驅車游市中。瀨上顧我曰。此間有人能詩書。不與世俗事。不務立名稱。不好客。然獨好我。好我嘗好君矣。於是入其家。飲我酒。誦其山詩十九首。又何其超然遠舉也。余顧謂瀨上曰。余數不欲與世俗處。然不能不好世俗之客。復日遊市中。豈有所不可哉。觀小山遠舉之志如此。又咏歌處秦淮間。何也。小山曰。飲酒而已。何遠何近。

孫武公集序

余往與農父克咸處澤國。好悲歌。恭數年所。無不得歌至夜半也。農父長余。克咸少余。皆同少年。所志同。言之又同。往往酒酣夜入深山。或歌市中。旁若無人。人以我等狂生。我等亦相謂天下狂生也。余有叔爾止。舅氏子遠。雖非同輩。而年相若。且引繩排根。不知何故。風若惟老父嘗戒之。然感於中。形於聲。不能禁也。後此多爲遠遊。見天下士。稍稍知世俗之故。見人多不高談。獨歸來呼二三人歌而和之耳。年以來變亂狎至。不自我先。故鄉爲州竊殘。逞又益之暴冦旁午。流離於外。其悲愈甚。克咸改號武公。出入危城。親當矢石。擐控之餘。狂歌不廢。豈惟窮愁

而後作耶方今匈匈所可犨腕者非一事勿謂州野生無與也
故毋好言當世之務言之輒慷慨不能自止又自怪其處末世
非所宜矣有喙三尺安所不得吾嗚嗚乎今年余與農父多病
而克咸所作最富余適無所事得盡讀之錄其生平爲肄雅集
自樂府以下反覆咏歎指遠思深若收中吾若吾咄耶余知其
意而歌之亦可以不自嘔血矣然克咸豈欲人知其意哉我等
雖困賤不過嘗流離後亦無不得酒酣至夜半猶譁闘時也然
或相視大笑或已而泣歔行此其意又非人所知也則豈不欲
以詩風天下者乎天下其誰可以風乎古之人望有知我者至
於後世蓋非過也後世有讀其詩者問其改號武公何意意已

倉況矣左張弓右濡毫肩上磨壘下馬露布奮臂以當車轍亦非詩人之志又況不然誰寔用汝

陳臥子詩序

余束髮時爲詩。即與天下言詩者不合。年二十。乃交雲間陳子臥子。志相得也。嗟乎。博聞者寡矣。亟時取寵惡事於此。彼其中無所發憤俯仰於古今。苟有所作。能免於時趣乎。何責其醞藉騷雅。存比興也。臥子負天下材。欲有所爲於天下。然屢退而著書稱說。稱說之不足。又呻吟之。是以其音沈壯多慷慨。余亦素慷慨欲言天下事。而不敢。但能悲歌。歌臥子詩。抑又自悲其志矣。或曰詩以溫柔敦厚爲主。近日變風蘊放已甚。毋乃噍殺。余曰是余之過也。然非無病而呻吟。各有其不得已而不自知者。子長過大梁。嗣宗登廣武。退之祭田横。弔望諸君墓。永叔出宋

欲求□鳳蔬摛之處。子騁所至登臺。有長楊五柞之感。淮陰不終之悲。其賀大發吳鉤于硎。切割古今。且得一騁盪以暢其致。不覺爲人所目。曰此無病而呻吟。今之歌。實不敢自欺。歌而悲。實不敢自欺。既已無病而呻吟矣。又謝而不受。是自欺也。必曰吾求所爲溫柔敦厚者以自諱。必曰吾以無所諱而溫柔敦厚。是愈文過而自欺矣。日當流離。故鄉已爲戰場。困苦之餘。蒿目所擊。攫粟出丨。自何能穀。此果不敢自欺於鳴鳩之淵冰者。江南全盛。卧子生長其地。家擁萬卷。負不世之才。左顧右盼。聲聲黃鐘。行且奏樂府於清廟。歌辟雍之石鼓。備一代之[illegible]。以䩄逝波於中和。豈不偉哉。然歌卧子沉壯之音。亦終不能自欺其

慨慷也。余少臥子五歲。而觀狀貌。似予長。同志既寡。撫時擊節。終歸不欺其志而已。豈特騷雅比興之指不可以與世人曉哉。

陳昌箕詩序

余往讀昌箕詩。如登華頂蹟海，披襟當風，高視一世。然後有所指點，以爲此曠觀不羈人也。今見之，又恂恂長者。已握手道故則慷慨不能勝。四顧無人，談天下事，遂至哽噎。且置之，沽斗酒相視而歌，擊節和之。即以此歌，爲逍遙遊。乘雲氣，騎日月，曠矣設曠矣，又安知有是之非之者。然再三歌之，作詩之意與序作詩者之意，皆往往在彼不在此。古人遨遊名山大川，其所涉歷與見聞所得，大抵作詩者之志。又豈獨在此耶。昌箕歸語我自得奇山，在鰲峰下，卜築其中，可以嘯歌。然又豈我所以望昌箕者。江干喪亂，流寓苟全。一丘壑竟不可得，欲望如君之坐而嘯

歌，抑何幸乎。余每幸此一曠，以自排其悲苦，然一歌則悲，其苦更甚。故嘗忍而不作。大白南游，從君金陵，遊覽絕少，昌箕旬日而有金陵州人，率以敎多之不，則稱豪爽也。我正見其悲苦耳。天下士好慷慨，而又不能自讀者，自待之厚不厚，非衆人之所知。惟其非衆人之所知，故願君之寧讀以自厚也。然則好慷慨者，豈自待甚薄者耶。余別昌箕而鼻酸及此。又何以望嘯歌鬱崢下者，忍而勿慷慨也。

麻孟璿古逸詩載序

詩何以逸也。仲尼刪之也。仲逵漁仲又以爲夫子無意於刪也。考季子觀魯。在襄二十九年。至哀十一年。夫子反魯。以所陳無所遺。則謂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豈不信然。然詩上自商頌祀成湯。下至株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而詩止三百五篇。又況上兼隆古。則龍門氏稱三千。不爲多也。取其可施於禮義。遂與聖人之意悖乎哉。以余觀孔子正樂。雅頌各得其所。竟者以爲雅詩歸雅。頌詩歸頌。此一常人能事耳。曷聖人爲。詩皆樂也。刪其不合於音者也。正其音。因正其義。後世不知審音而音亡。辨義而又不知所爲義。義又亡。嗟乎。相沿湮失。音旣不可考矣

溫柔敦厚。垂為詩教。其義不可以興乎。吾友麻子孟璿之載古逸詩也。義存焉耳。自經傳外。旁及佚記斷簡。靡不畢載。又勤討之訓釋其故。使詠嘆之士。知所從來。以今觀之。大義較如。其有聖人之遺意乎。帝王箴銘諸類。亦詳其聲協。動人戒謹。中間貞女義士。感時譏諷。往往得多。豈非聞之者足以戒與。諸如樂章笙歌。無其詩。存其名。欲後之人毋忘者。因以忘義也。迄於里巷謠諺。必兼采之。亦所以觀風俗。稽得失焉。雖以秦焚書後。多所漏畧。即傳者當殘壁購獻之餘。豈無舛失。或譔偽作。然此一切載之。取其犂然咸備。學者得以大觀而考也。有裨好古。功豈不盛哉。三百止商周。上古之詩未備。得此遠泝羲皇。可稱極則。終

於西楚。猶風之列秦也。使仲尼起而正之。亦所不廢。班孟堅所云諷誦不獨在竹帛故者。正此義也。知孟璿載逸詩之義。詩之義可以不亾矣。余素好誦詩。以爲咏歌之中。可以移人性情。且小子之學在是。故嘗閒取古今詩删之。今讀孟璿所載。文爽自失。抑又自衆而序其義如此。

血書孝經題辭

嚬蹙于一血書孝經未有不泣下者也余嘗夜過忠節公之里門展拜坊碣子一慟余亦不能仰視忠節公可謂有子矣當剌血上疏時聖天子爲之咨悼辨折廷尉眦裂面黧氣上薄天公卿以下鮮不動色諸自父冤者皆因以揚名請謚子一何如人哉居恒哭泣無已時又血書孝經數本自以泣盡而繼之以血也覩虞氏所紀孝經集靈諸行爲尤至矣子一居陋巷衣粗衣食糲茹苦若將終身然不獨與不戚戚於貧賤埒也嘗自以爲不孝不弟無以爲人書血以自瀆耳嗟乎世之爲人後者無慮皆修車騎圖田宅或藉先人之名于澤恩有司家於是矣是何

不一忝孝經乎哉。忠節公素耿介，家故貧。子一有父風。不務爲世俗游，閒門讀書，靡所不究，將出有爲於天下，以報國家。子一者可無愧孝經矣。子敬從于前，子一自於後，此所以有魏氏父子也。千古下傳血書孝經，將以爲幸耶，不幸耶。魏氏父子之血，豈好名者所能出耶。余讀竟爲泣下而題之。

稽古堂雜錄敘

吾與周農父處稽古堂。息焉遊焉，則以其所聞錄之。或語客嵇謝太。錄之。孫志典於學。既聞耳矣。其於諸氏尚猶頗有存者。則豈不得以其聞為非是乎。本聞此論非邪。比誼會意。家各為分。漢以後然矣。俗故以之習所見。學於古訓者鮮。其拘儒又未觀其會通。無慮有今世之沾沾也。文章得聞。本詩書禮樂。別有以識其大者。茲則小者爾。所謂躁小節也。客為齊王畫者曰。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吾將以與釋常談並也。得無其難者乎。吾寔無異夫為難也。有以當其用。有有之用。故錄之。錄之殆為無用者。

泊軒記

越中吳子以泊名軒，又走千里求人記之。余未見吳子，未嘗至所爲泊軒，或負山，或臨河，皆不得而論也。讀其書曰：獨念世之苟爲榮祿者，冥之豪傑自命，以天下爲已任，稱大經濟，卒也無慮欲富貴耳。獨計迹或不蒙，何以自便蕩軼。乃曰：丈夫貴作用，何爲拘拘必於儒者哉。𨥪艾高蓋，何不可自揚揚也；黃金百鎰，何不可攫而取也。特以用於當世耳。當其廣施手，任機智，可以揮數萬金而不顧；至用所不繼，必挾勢力以諂之。何知仁義，以糴其利者爲有德，躁而求勝，與挺而走險，何以異耶。當世亦既景慕翕從，傳爲美談矣。有澹泊自好者，相與笑之，以爲無所取

用也，吾處此世，而不能自勝，又不能逃，故築此軒而居之，尋笑武侯生今日，又豈見尚於世耶，此所以臥隆中長嘯也，今日泊軒將閉門自居，不使人見乎。抑開門邀賓客飲酒，縱樂其中乎。曾知老子之泊兮，即尼山之浮雲乎，泊軒之意，不在開門，不在閉門也，倘欲使出入此門者，不媿此門耶，倘欲使天下之開門夸號，與閉門嚙舌者，皆思其不能淡泊之故也耶。如其不能，魏牟重生，是一莖藁，猶且不勝，則退之所云，一室之中。有以自娛，亦一柔薪也，滄溟入吾之池，五岳入吾之牖，古今圖籍入吾之榻，何內何外。何閉何開，天地在此軒矣。何不可與天地間之人，共泊而共樂之。

靜深堂記

樹必怒風。江必捲濤。然實靜也。實深也。以言乎通。則靜而正。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載在易傳。人罕有知其幾者。大徽余子告余以所居在郭山下。卜築一室。自顏之曰靜深。屬予記之。處此堂者會心遠矣。世士毋論多浮囂。即號傑立者。慮皆好動。期有所表暴於世。或虞撰曼詞。或卓樹瑰行。辨口快耳。可以取寵天下。相從以爲名高。又動即尤而效辱。雖自謂所蓄積至深。與示人以深不測也。羣目其爲丈夫。吾淺之。先王父廷尉公書武侯之語而戒我曰。非寧靜無以致遠。而本於澹泊明志。誠以澹泊乃能深耳。才須學也。學須靜也。誰觀其深。乃得其靜。人情大

抵欲富貴，稍貧賤即欲爲豪俠，覘豪者以自居，豪固可以比富貴耶，抑將以傲富貴耶，秩秩廉隅，鄉里自好，則世所不足取矣，公卿里，走通都，遊大人，何莫非賢者也，言見有閉門居一室者，即可謂靜深矣。然太史二十游江淮。過汶泗，探禹穴，豈可以不靜不深病之乎。即澹泊寧靜者，亦以流寓抱膝。自比管樂，稱爲名士，想見其氣，又何嘗不豪哉，故余又論其志也。志靜深者，動亦靜也，淺亦深也，百原之家學曰，天地之心，不可以動靜言，未嘗動靜，而又未嘗離乎動靜者也，知此者深幾矣，知神於深幾者，不落深淺矣，大微之精，此堂也，附名山以傳耶。將以此自怡悅耶。亾其效明志以致遠乎。寧靜在乎澹泊，澹泊在乎學，學即

不落動靜者也學固超於富貴貧賤之外而不礙乎富貴貧賤者也余故未登此堂或入通谷臨絕壑多深林豐艸乃望而懷之知此堂中之人沉篤好學圖書載籍琴瑟匜鼎左右秩如也朝於斯夕於斯市井之囂不敢恩矣方自歎家有艸堂不獲學處而流寓市上猶欲幸一日閉關即樂一日之志可以自省差考其學業今朝夕處此堂仰而視之曰靜曰深未有不自見其天地者愚者胥以未能過此則老子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固處堂之切語也敢藉口本自不動而忽此靜深堂爲偏高哉故述其所聞以爲大嶽記

祭馬太僕文

嗚呼。先生上下六十年所。其篤於家。施於國。作人鄉邑。悉數之更僕雖然。與人之誦。蓋有辭矣。吾嵩夙昔所爲。雖樸遬然欲其淳於儒術。褒然復古。聞之者。見之者。希吁相告。譾譾訑訑。所可道也。言之長也。先生喟然謂倩若曰。是甚盛不朽事。百餘年。我朱之前開。大江南北蔚如矣。今劃席分坐。如膠雞耳。職寮善背。同哉朋淄匪彛。寡廉鮮恥。胡可勝譏也。乃者既相以文爲倡。遊必愼擇。將爲國家文學方正之士。居官服政。又安忍詭權勢。阿邑所好。以滅義不見節乎。不然不寧惟異時。卽今何爲理於里中人。若孝有材。從諸名賢遊。其無負揃碧等。是以得介左右於

先生。明德瑰節，厘能識其大者。先生爲人公廉，以義自將，所在清直見稱。初令分宜時，治無文深，已責稍入，或且被督幾不測。然至士民顧化爲之勸輸，將積逋且數歷年，令下三月，足其具，牛車擔負，千乘曷過乎。夫喬詰勢齗，夌米鹽，何所不得聲譽，稍有所求，以通好獵高等也。先生倜儻無華耳，未嘗一介行李，贄長安間諸貴爲卒覲，署南部，間問亦弗及，其得入西臺也，即豫章萬郄諸君子引之也。甫闕覲，儺持斧，三輔齊魯，頗號難治，然既清直，較爲分宜爲尤甚，大氐好直言，不畏強禦，素蓄積爲然，故所激揚威稜，憯轍，嘗以爲侵牟其下，順比其上，此矯虔羿埒耳。深疾之，耽耽者側目，不敢因關說，治矣。何顧其爲中詞，思所

以守之已爲行取者易部自其枉直不稱當事者指逆誣以潛發內察竟左遷拄於外先生辭不拜歸子舍乃老概不以悄懟避執政爲行能足倨敖人也後以他薦起光祿勳尋晉太僕先生又適內艱可謂不遇然先生何嘗重自失志悲哉子丑之歲滛禍遂起君子重足一迹矣洪惟作威相軋動以殊夾銳身激昂其間者執我佻佻何故不風意賣我以市寵又兄鄉不相能彈詰之邪何尤乎其免也今聖天子給誥命除故職言者交章參之蓋其時與會執政又先持所抗簡者擿觖之椓之擠其啓事不果竟鬱於大用以卽世能毋擘搤乎惡世之君子苟富貴卽慮權埶之一旦惟貨賂以爲要質交驩執政受爵不讓何以

矯矯爲，家富而出官耳，既已取尊官厚祿，爲交遊光寵，誰貴用事。事之人，且事我，我乃困然。貪佛恬氣，殺匡骨也，譽重幣也。美田宅也，偷樂焉耳，誰議詠之乎，委蛇取容。明哲所爲何傷，如此爲士特節，且沾沾慕之，修廉隅厲節義，無益於用，果無謀矣。嗚呼，不詭權勢，阿邑所好，如先生者，豈不難哉。先生爲諸生時，周巳引義慷慨，及貴倨歷朝，居鄉，猶循布衣，然深嫌退，與人言，稱美辟不敢始，終不以行能自矜，此先生所爲以文學方正訓示後進誠孫于也，爾今紬遺編，覽先生數歷疏議。凡百七八十上，即如辨代游之訟，爭福府之田。議制科之獎，剪左道之惑，危言讜論，何其斷斷也，豈非文學方正傳後世不衰者乎。以先生之

德。雖未嘗柄國。然跡行事。溢於家國鄉邑間。若是其盛。乃今倘若昆季皆材知深美。爲宗廟器。已斤斤文學方正之士。即奮志於朝。繩先生所行事。先生九京。其拭目待之矣。